清史稿/卷29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九十二 ◄

清史稿
卷二百九十三

► 卷二百九十四

列傳八十

李紱蔡珽謝濟世陳學海

李紱，字巨來，江西臨川人。少孤貧，好學，讀書經目成誦。康熙四十八年，成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館授編修。累遷侍講學士。五十九年，擢內閣學士，尋遷左副都御史，仍兼學士。六十年，充會試副考官。出榜日，黃霧風霾，上語大學士等曰：「此榜或有亂臣賊子，否亦當有讀書積學之士不得中式，怨氣所致。」命磨勘試卷，劣者停殿試。又賜滿洲舉人留保、直隸舉人王蘭生進士。下第舉子群聚紱門，投瓦石喧閧。御史舒庫疏劾，下部議，責紱匿不奏，奪官，發永定河工效力。雍正元年，特命复官，署吏部侍郎，赴山東催漕。尋授兵部侍郎。上令截留湖南等省漕糧於天津收貯，旋又命估價出糶。

二年四月，授廣西巡撫。奏言：「廣西賀縣大金、蕉木二山產礦砂，五十里外為廣東梅峒汛，又數里為宿塘寨，礦徒盤據，時時竊發。臣方擬嚴禁，聞總督孔毓珣條陳開採，因而中止。將來或恐滋事。」毓珣奏同時至，廷議寢其事。上命以諭毓珣者示紱，令協力禁止。紱疏陳練兵，列舉嚴賞罰、演陣法、習用槍砲、豫備帳房鑼鍋諸事，上嘉其留心武備。康熙中，巡撫陳元龍奏請開捐，都計收穀百十七萬石有奇，石折銀一兩一錢，而發州縣買穀石止三錢，不足以糴。至紱上官，尚虧四萬餘石，紱奏請限一月補足。會提督韓良輔條奏墾荒，下紱議，紱請以桂林、柳州、梧州、南寧四府收貯捐穀動支為開墾費。上曰：「朕觀紱意，不過借開墾以銷捐穀。當時陳元龍等首尾不清，朕知之甚詳。

應令元龍等往廣西料理。」並諭紱詳察，毋隱諱瞻徇，自承虧空。尋紱奏察出督撫、司道、府廳分得羨餘銀八十二萬有奇，勒限分償，上嘉紱秉公執正。紱在吏部時，年羹堯子富等捐造營房，下部議敘，不肯從優，為羹堯所嫉；及上命天津截漕估糶盈餘銀五千交守道桑成鼎貯庫，紱至廣西，成鼎使齎以畀紱。紱具摺送直隸巡撫李維鈞會奏。維鈞匿不上，紱乃奏聞。先是，羹堯朝京師，入對，舉此訐紱，謂紱乾沒。上以問維鈞，維鈞言紱取數百金治裝，餘尚貯庫。紱奏至，上謂維鈞與羹堯比，欲陷紱。諭獎紱，命留充公用。

三年六月，紱奏言：「太平、思恩府界流言安南內亂。有潘騰龍者，自言為莫姓後，其黨黃把勢、陳亂彈等煽誘為亂。嚴飭將吏捕治。」上諭曰：「封疆之內，宜整理振作。至於安邊柔遠，最忌貪利圖功，當慎之又慎！」九月，奏：「瑤、僮頑梗，修仁十排、天河三甲為尤甚，常出劫掠。臣遣吏入十排，捕得其渠。三甲阻萬山中，所種田在隘外。臣發兵守隘，斷其收穫。其渠今亦出自歸。」上獎其辦理得宜。

旋授直隸總督。四年，紱入覲。初，左都御史蔡珽薦起其故吏知縣黃振國授河南信陽知州，忤巡撫田文鏡。文鏡馭吏嚴，尤惡科目，劾振國貪劣。紱過河南，詰文鏡胡為有意蹂踐士人。入對，因極言文鏡貪虐，且謂文鏡所劾屬吏，如振國及邵言綸、汪誠皆枉，振國已死獄中。文鏡因紱語，先密疏聞，謂紱與振國同年袒護。紱疏辨，上不直紱，而振國實未死，逮至京師，上更謂紱妄語。良輔奏雲南、廣西所屬土司與貴州接壤者，皆改歸貴州安籠鎮節制，命紱往與雲貴總督高其倬會勘，疏請循舊制，從之。

紱還直隸，時上譴責諸弟允禩、允禟等，更允禟名塞思黑，幽諸西寧，复移置保定，命胡什禮監送。紱語胡什禮：「塞思黑至，當便宜行事。」胡什禮以聞，上以為不可，命諭紱，紱奏初無此語。塞思黑至保定，未幾，紱以病聞，尋遂死。是冬，御史謝濟世劾文鏡貪虐，仍及誣劾振國等。上奪濟世官，下大學士九卿會鞫，戍濟世阿爾泰軍前。上以濟世奏與紱語同，疑紱與為黨，召紱授工部侍郎。紱在廣西捕亂苗莫東旺置天河縣獄，獄未竟，紱移督直隸去。久之，蠻、僮集眾破獄，劫東旺去。五年春，良輔署廣西巡撫，奏聞。上以詰紱，下部察議。會都察院奏廣西州判程旦詣院訴土司羅文剛掠村落抗官兵，上責紱與繼任巡撫甘汝來逡巡貽害，命紱與汝來至廣西捕治，不獲，當重譴。紱至廣西，東旺聞而自歸，文剛亦捕得。直隸總督宜兆熊劾知府曾逢聖、知縣王遊虧空錢糧，上以逢聖、遊皆紱所薦，命詰紱。戶部議覆，紱在直隸奏報懷來倉圮，穀為小民竊食，當下直隸總督詳察。上曰：「穀至六千餘石，豈能竊食至盡？明系紱市恩，為縣吏脫罪。當責紱償補，以成其市恩。」兆熊又劾知縣李先枝私派累民，上以先枝亦紱所薦，責紱欺

罔，奪官；下刑部、議政大臣等會鞫，紱罪凡二十一事，當斬。上諭曰：「紱既知悔過，情詞懇切，且其學問尚優，命免死，纂修八旗通志效力。」

七年，又以順承郡王錫保奏濟世在阿爾泰供言劾文鏡實受紱及珽指，下紱等刑部。會曾靜、張熙獄起，上召王大臣宣諭，並命紱入，諭曰：「朕在藩邸，初不知珽、紱姓名。有馬爾濟哈者，能醫。朕問：'更有能醫者否？'以珽對。召珽來見，珽謂不當與諸王往來，辭不至，以是朕重之。年羹堯來京，　　亟稱珽，朕告以嘗招之不來，羹堯以語珽，珽复辭不至，以是朕益重之。及出為四川巡撫，詣熱河行在，始與相見，為朕言李紱。朕知紱自此始。既即位，延訪人才，起紱原官。旋自侍郎出撫廣西，至為直隸總督，徇私廢公，沽名邀譽，致吏治廢弛，人心玩愒。又如塞思黑自西大通調回，令暫住保定。未幾，紱奏言遘病，不數　　日即死。奸黨遂謂朕授意於紱，使之戕害。今紱在此，試問朕嘗授意否乎？塞思黑罪本無可赦，豈料其遽死？紱不將其病死明白於眾，致生疑議，紱能辭其過乎？田文鏡公忠，而紱與珽極力陷害，使濟世誣劾，必欲遂其私怨。此風何可長也？」復下紱刑部嚴鞫，獄上，請治罪，上寬之。

高宗即位，賜侍郎銜，管戶部三庫，尋授戶部侍郎。乾隆元年，方開博學鴻辭科，紱所舉已眾，又以所知囑副都御史孫國璽薦舉，事聞上，上詰紱，紱自承妄言，上謂「紱乃妄舉，非止妄言，避重就輕」。降授詹事。二年，以母憂歸。六年，補光祿寺卿，遷內閣學士。

紱偉岸自喜。其論學大指，謂硃子道問學，陸九淵尊德性，不可偏廢，上聞而韙之。八年，以病致仕，入辭，上問：「有欲所陳否？」紱以慎終如始對，賜詩獎及之。十五年，卒。

孫友棠，乾隆十年進士，自編修累遷至工部侍郎。新昌舉人王錫侯撰字貫，坐悖逆死。友棠有題詩，並奪官，賜三品卿銜。卒。

蔡珽，字若璞，漢軍正白旗人，雲貴總督毓榮子。康熙三十六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散館授檢討。洊擢少詹事，進翰林院掌院學士，兼禮部侍郎。時世宗在潛邸，聞其能醫，欲見之，珽謝不往。六十年，四川巡撫年羹堯入覲，世　　宗命達意，仍堅辭。六十一年，羹堯授川陝總督，以珽代為四川巡撫，覲聖祖熱河行在，世宗方扈從，乃詣謁而去。雍正二年，羹堯請川、陝開採鼓鑄，珽疏言四川不產鉛，開採非便，羹堯劾珽阻撓，下部議，當奪官。珽辱重慶知府蔣興仁，憤自殺，珽以病卒聞，羹堯劾之，上詰責再三，始

自承。下部議，擬斬，詔逮至京師，召入見，具言羹堯貪暴及所以抗拒羹堯狀，上諭曰：「珽罪應如律，然劾之者羹堯，人將謂朕以羹堯故殺珽，是羹堯得操威福柄也。其免珽罪。」特授左都御史，兼正白旗漢軍都統。尋進兵部尚書，仍兼左都御史。會羹堯得罪，直隸總督李維鈞隱其財產，上命珽偕內大臣馬爾賽往按，得實，奪維鈞官，以珽署總督。

直隸方被水，議蠲賑，復發帑修河間、靜海諸城，俾饑民就傭受食。珽奏言省會米貴，令按察使浦文倬至天津運截留漕米二萬石，以萬石運保定平糶，留萬石賑經過諸地，上如所請，敕再運通倉米十萬石往天津，加賑一月。珽奏：「請察地方官侵冒，懲胥役虛報，訪衿棍挾制，貧民戶給印券，每村給村名紙旗，以次給領。賑滿，續修城工，即以賑時所給印券交驗受傭。」從之。調補吏部尚書，仍兼領兵部、都察院及都統事。四年，以珽所領事多，先後解左都御史、都統、吏部尚書，專任兵部尚書。旋以在直隸時徇庇昌平營參將楊雲棟，坐奪官，上命降授奉天府尹。

初，上以岳鍾琪代年羹堯為川陝總督，珽入對，言鍾琪叵測。鍾琪入覲，過保定，珽方署直隸總督，造蜚語，冀以撼鍾琪。事聞，上嚴旨詰責。五年，召回京按訊，上閱羹堯幕客舉人汪景祺所著書，載珽撫四川時得夔州府知府程如絲賄，保治行第一。如絲守夔州，鬻私鹽，而捕湖廣民鬻私鹽者得輒殺之，為羹堯劾罷。珽入對，言其冤。上命免如絲罪，且擢為四川按察使。至是，上頗疑景祺言。會巡撫馬會伯劾如絲營私網利疏至，命侍郎黃炳如四川按其事，以珽偕炳還奏，事實，下法司匯讞。尋議珽挾詐懷私，受夔關稅銀、富順縣鹽規，冒銷庫帑，並得如絲銀六萬六千、金九百，讒毀鍾琪，交結查嗣庭，凡十八事，應斬決，妻子入辛者庫，財產沒入官，命改斬監候。

六年，管理正白旗信郡王德昭又奏珽家藏硃批奏摺三件未繳進，大不敬，應立斬，詔逮至京師。初，珽故吏知縣黃振國坐事奪官，珽薦起河南信陽知州，巡撫田文鏡劾貪劣不法。李紱自廣西巡撫遷直隸總督，入對，力陳振國無罪，御史謝濟世劾文鏡亦及之，言與紱合。上疑紱與濟世為黨，召紱還京師，戍濟世。及珽至，諭暴珽等結黨欺罔、傾陷文鏡諸罪狀，命斬振國，珽仍改斬監候，下獄。十三年，高宗即位，赦免。乾隆八年，卒

謝濟世，字石霖，廣西全州人。康熙四十七年，舉鄉試第一。五十一年，成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檢討。雍正四年，考選浙江道御史。未浹旬，疏劾河南巡撫田文鏡營私負國，貪虐不法，列舉十罪。上方倚文鏡，意不懌，命還濟世奏，濟世堅持不可。上諭曰：「文鏡秉公持正，實心治事，為督撫中所罕見者，貪贓壞法，朕保其必無，而濟世於督撫

中獨劾文鏡，朕不知其何心？朕訓誡科道至再至三，誠以科道無私，方能彈劾人之有私者。若自恃為言官，聽人指使，顛倒是非，擾亂國政，為國法所不容。朕豈不知誅戮諫官史書所戒？然誅戮諫官之過小，釀成人心世道之害大。禮義不愆，何卹於人言，朕豈卹此區區小節哉？」奪濟世官，下大學士、九卿、科道會鞫，濟世辨甚力。刑部尚書勵杜訥問：「指使何人？」對曰：「孔、孟。」問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讀孔、孟書，當忠諫。見姦弗擊，非忠也！」讞上，以濟世所言風聞無據，顯係聽人指使，要結朋黨，擬斬。

文鏡劾屬吏黃振國、邵言綸、汪誠等，李紱訟言其枉，並謂河南諸吏張球最劣，文鏡縱弗糾。入對，具為上言之。上先入文鏡言，不直紱，而濟世罪狀文鏡又及枉振國、言綸、誠庇球諸事。上召大學士、九卿、科道等入見，舉前事，謂：「濟世言與紱奏一一吻合，今詰濟世劾文鏡諸事，濟世皆茫無憑據，俯首無詞，是其受人指使，情弊顯見。」命奪濟世官，往阿爾泰軍前效力贖罪。濟世至軍，大將軍平郡王福彭頗敬禮之，濟世講學著書不稍輟。七年，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以濟世撰古本大學注毀謗程、硃，疏劾，請治罪。上摘「見賢而不能舉」兩節注，有「拒諫飾非，拂人之性」語，責濟世怨望謗訕，下九卿、翰詹、科道議罪。有陸生棻者，自舉人選授江南吳縣知縣，引見，上有所詰問，不能對，改授工部主事。復引見，上見其傲慢，以其廣西人，疑與濟世為黨，命奪官發軍前，令與濟世同效力。生棻撰通鑑論十七篇，錫保以為非議時政，別疏論劾。上並下九卿、翰詹、科道議罪，尋議濟世詆訕怨望，怙惡不悛，生棻憤懣猖狂，悖逆恣肆，皆於軍前正法。上密諭錫保誅生棻，縛濟世使視，生棻既就刑，宣旨釋之。

濟世在戍九年，高宗即位，詔開言路，為建勳將軍欽拜草奏，請責成科道嚴不言之罰，恕妄言之罪，上嘉納焉。旋召濟世還京師，复補江南道御史。濟世以所撰大學注、中庸疏進上，略言：「大學注中，九卿、科道所議諷刺三語，臣已改刪，惟分章釋義，遵古本不遵程、硃，習舉業者有成規，講道學者無厲禁。千慮一得，乞捨其瑕而取其瑜。」得旨嚴飭，還其書。乾隆二年，濟世疏曰：「臣今所言者有二：一曰去邪勿疑，一曰出令勿貳。有罪而復用，如程元章、哈元生者，輿論猶有恕詞；至於隆升，國人皆曰不可，猶未罷斥。不惟不罷斥隆升而已，如王士俊以加賦為墾荒，肆毒中州，又請為田文鏡立賢良祠。皇上既深惡之，乃調回而仍用，逮勘而復赦，乃者清問及之，議者謂將用為藩臬。藩臬總一省刑名錢穀，豈辜恩負罪之督撫所能勝任乎？易言渙汗，禮稱綸綍，信而已矣。今則元年諭旨，二年即廢格或改易矣；特諭停止在任守制，近日督撫又漸次請行。天下之大，何患無才？記曰'金革無闕'，又曰'君子不奪人之親'，安用此食祿忘親者為哉？特諭監生准入場不准考職。昨世宗升祔恩詔，監生仍准考職。考職者入仕之門，既

準捐監，又准考職，復開捐例之張本也。即止給虛銜，不准實授，而後命前命相違，亦不宜如此。臣聞不退不遠，大學所譏，世間君子少、小人多，已敗露者不行放流，未敗露者益無忌憚。若發號施令，小人得以搖奪，君子無所適從，國事未有不隳者也。」

三年，疏言：「母蔣年七十一，行動艱難，耳目昏憒。臣欲歸養，則貧不能供甘旨；欲迎養，則老不能任舟車；欲歸省，則往返動經半年。在家不過數月，乍逢又別，既別難逢，慈母之涕淚轉添，遊子之方寸終亂。臣才不稱道府，例又從無自請遷轉。乞敕部以州縣降授湖南、廣東，量予近地，臣得母子聚首，無任哀懇。」上特授濟世湖南糧儲道。

八年，濟世聞衡陽知縣李澎徵賦縱丁役索浮費，易服偽為鄉民納賦者以往，察得實，善化知縣樊德貽與同弊，濟世詳劾。巡撫許容庇德貽等，以濟世盪檢逾閒列狀入告。上命解任，交總督孫嘉淦會鞫，濟世捕衡陽丁役下長沙知府張琳，讞得徵收浮費有據。容令岳常澧道倉德代濟世，布政使張璨附容指，貽書倉德，令更易長沙府詳牒。倉德初官給事中，嘗劾濟世奏事失儀，至是不直璨所為，發其書上嘉淦及漕運總督顧琮，嘉淦庇容，寢其事。諭倉德委曲善處，琮諮都察院奏聞。御史胡定糾容挾私誣劾，採湖南民謠，斥容與璨等朋謀傾濟世。上命侍郎阿里袞如湖南會嘉淦按治，而倉德以嘉淦寢其事，复揭都察院奏聞。上責嘉淦草率扶同，召還京師，解容、璨任，奪琳、德貽、澎官。阿里袞尋奏濟世被誣劾，請復官，容、璨及按察使王玠皆坐奪官，上命並罷嘉淦，而獎倉德及定，調濟世驛鹽道。

蔣溥代為巡撫，嗛濟世密進所著書，斥為離經畔道，上曰：「朕不以語言文字罪人。」置不問。未幾，復言其老病，乃命休致。歸家居十二年，卒，年六十有八。

陳學海，字志澄，江西永豐人。康熙五十二年進士，改庶吉士。與濟世友，授山東恩縣知縣，行取刑部主事，遷員外郎。文鏡劾振國等，上遣侍郎海壽、史貽直往按，請以學海從，得文鏡欺罔狀，將以實入告，繼乃反之，學海爭不得。使還，擢御史，嘗以語濟世，濟世用是劾文鏡。既譴，學海不自安，次年，以病告。都察院劾偽病，並及與濟世交關狀，奪官，命與濟世同效力軍前。雍正七年，召還，授檢討。十一年，卒。

論曰：田文鏡與鄂爾泰、李衛同為世宗所激賞。高宗謂三人者文鏡為　　最下，允哉！文鏡馭屬吏苛急，待士尤虐。紱固以好士得時譽，宜其惡之深，而所爭以為枉者，為斑所薦吏。濟世又繼以為言，世宗疑斑使紱入告，不納；又嗾濟世露章論劾，互相結，務欲傾文鏡。獄遂不可解，然終未即誅死。高宗嗣服，諸人皆得湔祓，紱復起，濟世亦見

用。孰謂世宗嚴？不肯戮諫臣，固明言之矣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